

T7903/7621(60)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30 1959

儒門事親卷之六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未至三日風去吹擊窗戶如擊

鼠豕隨處驚亦不計其亦猶也

新安吳勉翁校

風形賞吹輒隨風二知精解海谷又下邊谷立

因驚風搖曳以手體不冷自熱與外熱同

新寨馬叟年五十九因秋欠稅官杖六十得驚氣成

風搖已三年矣病大發則手足顫掉不能持物食則

令人代哺口目張睽唇舌嚼爛抖擻之狀如線引傀儡

每發市人皆聚觀夜卧發熱衣被盡去遍身燥痒中熱而反外寒久欲自盡手不能繩傾產求醫至破

傷風事類 卷之六
其家而病益堅叟之子邑中舊小吏也以父母病訊
戴人戴人曰此病甚易治若隆暑時不過一涌再涌
奪則愈矣今已秋寒可三之如未更刺膺穴必愈先
以通聖散汗之繼服涌劑則痰一二升至晚又下五
七行其疾小愈待五日再一涌出痰三四升如雞黃
成塊狀如湯熱叟以手顫不能自探妻與代探咽嗑
腫傷昏憤如醉約一二時許稍稍省又下數行立覺
是輕顫減熱亦不作是亦能步手能巾櫛自持匙筋
未至三涌病去如濯病後但覺極寒戴人曰當以食
補之久則自退蓋大疾之去衛氣未復故宜以散風

導氣之藥切不可熱劑溫之恐反成他病也

風搖反張二

呂君王之妻年三十餘病風搖目眩角弓反張數日
不食諸醫皆作驚風暗風風癰治之以天南星雄黃
天麻烏附用之殊無少効戴人曰諸風掉眩皆屬肝
木曲直動搖風之用也陽主動陰主靜由火盛制金
金衰不能平木肝木茂而自病先涌風痰二三升次
以寒劑下十餘行又以錐針刺百會穴出血二盃愈

殮泄三

趙明之米穀不消腹作雷鳴自五月至六月不愈諸

醫以爲脾受大寒故併與聖散子豆蔻丸雖止一二日藥力盡而復作諸醫不知藥之非反責明之不息口戴人至而笑曰春傷於風夏必飧泄飧泄者米穀不化而直過下出也又曰米穀不化熱氣在下又風入中中者脾胃也風屬甲乙脾胃屬戊巳甲乙能尅戊巳腸中有風故鳴經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診其兩手脉皆浮數爲病在表也可汗之直斷曰風隨汗出以火二盆暗置牀之下不令病人見火恐增其熱給之入室使服涌劑以麻黃投之乃閉其戶從外鎖之汗出如洗待一時訐開戶

火一半須臾汗止泄亦止

因風鼻塞四

常仲明常於炎暑時風快處披露肌膚以求爽爲風所賊三日鼻塞雖坐於暖處少通終不大解戴人使服通聖散入生薑葱根豆豉同煎三兩服大發汗鼻立通矣

風痰五

常仲明之子自四歲得風痰疾至十五歲轉甚每月發一兩次發必頭痛則擊數百拳出黃綠涎一兩盞乃已比年發益頻目見黑花發作昏不知人三四

日方省諸醫皆用南星半夏化痰之藥終無一効偶
遇戴人于瀝水之南鄉戴人以雙解散發汗次以苦
劑吐痰病去八九續以分劑平調自春至秋如此數
次方獲全瘥

癩六

朱葛解家病癩疾求治于戴人戴人辭之待五六月
間可治之時也今春初尚寒未可服藥我已具行裝
到宛丘待五六月製藥朱解家以爲託辭後戴人果
以六月間到朱葛乃具大蒜浮萍等藥使人召解家
曰藥已成矣可來就治解爲他藥所惑竟不至戴人

曰向日我非託也以春寒未可發汗暑月易發汗內
經論治癩疾自目眉毛再生針同發汗也但無藥者
用針一汗可抵千針故高俱奉採萍歌曰不居山今
不在岸採我之時七月半選甚癰風與瘰風些小微
風都不算豆淋酒內下三丸鐵撲頭土也出汗噫文
士相輕醫氏相疾文士不過自損醫氏至於害人其
解家之謂與陽夏張主簿病癩十餘年眉鬚皆落皮
膚皴澁如樹皮戴人斷之曰是有汗者可治之當大
發汗其汗出當臭其涎當腥乃置煖室中徧塞風隙
以三聖散吐之汗出周身如卧水中其汗果粘臭不

可聞痰皆腥如魚涎兩足心微有汗次以舟車丸瀉
川散大下五七行如此數次乃瘳

手足風裂七

陽夏胡家婦手足風裂其兩目昏漫戴人曰厥陰所
至爲豐又曰鳴紊啓坼皆風之用風屬木木鬱者達
以達謂吐也先令涌之繼以調胃承氣湯加當歸瀉
之立効

胃脘痛八

一將軍病心痛不可忍戴人曰此非心痛也乃胃脘
當心痛也內經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民病胃脘當

心而痛乃與神祐丸一二百餘粒病不減或問曰此胃
脘有寒宜溫補將軍素知戴人明了復求藥於戴人
戴人復與神祐丸二百餘粒作一服大下六七行立
愈矣

搐搦丸

黃如村一叟兩手搐搦狀如拽鋸冬月不能覆被適
戴人之舞陽道經黃如不及用藥針其兩手大指後
中注穴上戴人曰自肘已上皆無病惟兩手搐搦左
氏所謂風淫末疾者此也或刺後豁手太陽穴也屈
小指握紋盡處是穴也

面腫風十

南鄉陳君俞將赴秋試頭項徧腫連一目狀若半壺其脉洪大戴人出視內經面腫者風此風乘陽明經也陽明氣血俱多風腫宜汗乃與通聖散入生薑葱根豆豉同煎一大盞服之微汗次日以草莖鼻中大出血立消

驚風十一

戴人常曰小兒風熱驚搐乃常病也常搐時切戒把捉手足握持大急必半身不遂也氣血徧勝必痺其一臂漸成細瘦至老難治當其搐時置一竹篋鋪之

涼地使小兒寢其上待其搐風乃行徧經絡茂極自止不至傷人

風溫十二

陽夏賀義夫病傷寒當三日以裏醫者下之而成結胸求戴人治之戴人曰本風溫證也不可下又下之太早故發黃結胸此已有瘀血在胸中欲再下之恐已虛惟一涌可愈但出血勿驚以茶調瓜蒂散吐之血數升而衄且噎逆乃以巾捲小鍼而使枕其刃不數日平復

風水十三

風水十三

信月事類 卷之六
張小一初病疥爬搔變而成腫喘不能食戴人斷爲
風水水得風而暴腫故遍身皆腫先令浴之乘腠理
開發就燠室中用酸苦之劑加全蝎一枚吐之節次
用藥末至三錢許出痰約數升汗隨涌出腫去八九
分隔一日臨卧向一更來又下神祐丸七十餘粒三
次燕之至夜半動一行又續下水煮桃紅丸六十九
以麝香湯下又利三四行後二三日再以舟車丸通
經散及白朮散以調之愈

右

曹典吏妻產後憂恚抱氣渾身腫繞陰器皆腫大小

便如常其脉浮而大此風水腫也先以壘水捺其痰
以火助之發汗次以舟車丸瀉川散瀉數行後四五
日方用苦劑涌訖用舟車丸通經散過十餘行又六
日舟車瀉川復下之末後用水煮桃紅丸四十餘丸
不一月如故前後涌者二瀉凡四通約百餘行當時
議者以爲倒布袋法耳病再來則必死世俗只見塵
中貨藥者用銀粉巴豆塌腫者暫去復來必死以爲
驚俗豈知此法乃內經治鬱之玄

兼此藥皆小毒其毒之藥豈有反害者哉但愈後忌
慎房室等事况風水不同從水無復來之理

小兒風水十四

鄧之營兵秋家小兒病風水諸醫用銀粉粉霜之藥小澣反溢飲食不進頭腫如腹四肢皆滿狀若水晶家人以爲勉強求治于戴人戴人曰此證不與壯年同壯年病水者或因留飲及房室此小兒纔七歲乃風水證也宜出汗乃置燠室以屏帳遍遮之不令見火若內火見外火必昏憤也使大服胃風湯而浴之浴訖以布單重覆之凡三五重其汗如水腫乃減五分隔一二日乃依前治之汗出腫減七分乃三汗而全減尚未能食以檳榔丸調之兒已喜笑如常日矣

腎風十五

桑惠民病風面黑色畏風不敢出爬搔不已眉毛脫落作癩醫三年一日戴人到棠谿來求治于戴人戴人曰非癩也乃出素問風論曰腎風之狀多汗惡風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焔面瘡然浮腫今公之病腎風也宜先刺其面大出血其血當如墨色三刺血變色矣於是下針自額上下銑針直至顙頂皆出血果如墨色偏腫處皆針之惟不針目銳眦外兩旁蓋少陽經此少血多氣也隔日又針之血色乃紫二日外又刺其血色變赤初鍼時痒再刺則額覺痛三刺其痛

不可任蓋邪退而然也待二十餘日又輕刺一遍方已每刺必以水水洗其面血十日黑色退一月面稍赤三月乃紅白但不服除根下熱之藥病再作戴人在東方無能治者

勞風十六

戴人見一男子目下腫如卧蚕狀戴人曰目之下陰也水亦陰也腎以爲水之主其腫至下目下故也此由房室交接之時勞汗遇風風入皮膚得寒則閉風不能出與水俱行故病如是不禁房則死

中風十七

高評事中風稍緩張令涌之後服鉄彈丸在普濟加減方中或問張曰君常笑人中風服鉄彈丸今以用之何也張曰此收後之藥也令人用之於大勢方來之時正猶蚍蜉撼大樹不識次第故也

暑形

中暑十八

小鄭年十五田中中暑頭痛困卧不起戴人以雙解散汗之又以米醋湯投之未解薄晚又以三花神祐丸大下之遂愈

又

張叟年七十一暑月田中因饑困傷暑食飲不進時時嘔吐口中常流痰水腹脇作痛醫者槩用平胃散理中丸導氣丸不効又加鍼灸皆云胃冷乃問戴人戴人曰痰屬胃胃熱不收故流痰水以公年高不敢上涌乃使一筋探之不藥而吐之痰涎一升次用黃連清心散導飲丸王露散以調之飲食加進惟大便秘以生薑大棗煎調胃承氣湯一兩奪之遂愈

瘖瘧十九

故息城一男子病瘖求治于戴人診兩手脉皆沉伏而有力內有積也此是肥氣病者曰左脇下有肥氣

腸中作痛積亦痛形如覆杯間發止今已三年祈禳避匿無所不至終不能療戴人曰此瘖瘧也以三花神祐丸五七十九丸以冷水送過五六行次以冷水止之冷主收斂故也濕水既盡一二日煎白虎湯作頓啜之瘧猶不愈候五六日吐之以常山散去冷痰涎水六七次若翻漿次以柴胡湯和之間用妙功丸磨之瘧悉除

火形

馬刀二十

襄陵馬國卿病左乳下二脇間期門穴中發癰堅而

不潰痛不可忍醫瘍者皆曰乳癰或曰紅系漏或曰
覷心瘡使服內托散百日又服五香連翹湯數月皆
無驗國卿偃僕而來求治于戴人遇諸市戴人見之
曰此馬刀癰也足少陽膽經之病出靈樞十二經以
示之其狀如馬刀故曰馬刀堅而不潰乃邀之於食
肆中使食水浸湯餅國卿曰稍覺緩次日先以滄鹽
土涌又以涼劑滌去熱勢約數十行腫已散矣
又朱葛黃家妾左脇病馬刀癰增寒發痛已四五日
矣戴人適避暑於寺中來乞藥戴人曰此足少陽膽
經病也少血多氣堅而不潰不可急攻當以苦劑涌

之以五香連翹湯托之既而痛止然癰根未散有一
盜醫過見之曰我有妙藥可潰而爲膿不如此何時
而愈既經毒藥痛不可忍外寒內熱嘔吐不止大便
黑色食飲不下號呼悶亂幾至于死諸姑惶懼夜投
戴人戴人曰當尋元醫者余不能治其主母亦來告
至于再三戴人曰脇間皮薄肉淺豈可輕用毒藥復
令洗出以涼劑下之痛立止腫亦消也

項瘡二十一

戴人在西華寄於夏官人宅忽項上病一瘡狀如白
頭瘡腫根紅硬以其微小不慮也忽遇一故人見邀

以羊羔酒飲雞魚醢蒜皆在焉戴人以其故舊不能
辭又忘其禁忌是夜瘡疼痛不可忍項腫及頭口發
狂言因見鬼神夏君甚懼欲報其家戴人笑曰請無
慮來日當平乃以酒調通經散六七錢下舟車丸百
餘粒次以熱麵羹投之上涌下泄一時齊作合去半
盆明日日中瘡腫已平一二日腫消而愈夏君見夫
竒之

伐指痛二十二

麻先生妻病伐指痛不可忍酒調通經散一錢連夜
先吐吐畢而痛減余因歎曰向見陳五曾病此醫以

爲小蟲傷或以草上有毒物手因觸之遷延數月膿
盡方已以今日觀之可以大笑

瘰癧二十三

一婦人病瘰癧延及胸臆皆成大瘡相連無好皮肉
求戴人療之戴人曰火淫所勝治以鹹寒命以滄鹽
吐之一吐而着痂次用涼膈散解毒湯等剗皮肉乃
復如初

咽喉腫塞二十四

一婦人病咽喉腫塞漿粥不下數日腫不退藥旣難
下鍼亦無功戴人以當歸荆芥甘草煎使熱嗽之以

冷水拔其兩手不及五六日痛減腫消飲食如故咽
喉之病甚急不可妄用鍼藥

舌腫二十五

南隣朱老翁年六十餘歲身熱數日不已舌根腫起
和舌尖亦腫腫至滿口比元舌大二倍一外科以燔
鍼刺其舌兩旁下廉泉穴病勢轉凶將至顛巖戴人
曰血實者宜決之以銆鍼磨令鋒極尖輕砭之日砭
八九次血出約一二盞如此者三次漸而血少痛減
腫消夫舌者心之外候也心主血故血出則愈又曰
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燔鍼艾火是何義也

腰胯痛二十六

戴人女僮冬間自途來面赤如火至瀝陽病腰胯大
痛稟急後重痛則見鬼神戴人曰此少陽經也在身
側爲相火使服舟車丸通經散瀉至數盆病猶未瘥
人皆怪之以爲有祟戴人大怒曰驢鬼也復令調胃
承氣湯二兩加牽牛頭末一兩同煎服之太過數十
行約一二缶方捨其杖策但發渴戴人恣其飲水西
芩梨柿等戴人曰凡治火莫如冰水天地之至陰也
約飲水一二桶猶覺微痛戴人乃刺其陽陵穴以伸
其滯足少陽膽經之穴也自是方寧女僮自言此病

每一歲須瀉五七次今年不瀉故如是也常仰明
悟其言以身有濕病故一歲亦瀉十餘行病始已此
可與智者言難與愚者論也

狂二十七

一叟年六十值徭役煩擾而暴發狂口鼻覺如虫行
兩手爬搔數年不已戴人診其兩手脉皆洪大如繩
繩斷之曰口爲飛門胃爲賁門曰口者胃之上源也
鼻者足陽明經起於鼻交頰之中旁納太陽下循鼻
柱交人中環唇下交承漿故其病如是夫徭役煩擾
使屬火化火乘陽明經故發狂故經言陽明之病登

高而歌棄衣而走罵言不避親疎又况肝主謀膽主
決徭役迫遽則財不能支則肝屢謀而膽屢不能決
屈無所伸怒無所泄心火礧礧遂乘陽明金然胃本
屬土而肝屬木膽屬相火火隨木氣而入胃故暴發
狂乃命置燠室中涌而汗出如此三次內經曰木鬱
則達之火鬱則發之良謂此也又以調胃承氣湯半
斤用水五升煎半沸分作三服大下二十行血水與
瘀血相雜而下數升取之乃康以通聖散調其後矣

痰厥二十八

一夫病痰厥不知人牙關緊急諸藥不能下候死而

已戴人見之問侍病者口中曾有涎否曰有戴人先以防風藜蘆煎湯調芫蒂末灌之口中不能下乃取長蛤甲磨去刃以紙裹其尖灌於右鼻竅中咽然下咽有聲後灌其左竅亦然戴人曰可治矣良久涎不出遂以砒石一錢又投之鼻中忽偃然仰面似覺有痛斯須吐噦吐膠涎數升頗腥砒石尋常勿用以其病大非如此莫能動然無芫蒂亦不可便用宜消息之大凡中風涎塞往往止斷爲風專求風藥靈寶至寶誤人多矣劉河間治風捨風不論先論二火故令將此法實於火形中

滑泄乾嘔二十九

麻先生妻當七月間病臟腑滑泄以去濕降火之藥治之少愈後腹脹及乳痛狀如吹乳頭重壯熱面如渥丹寒熱往來噤乾嘔逆胸脇痛不能轉側耳鳴食不可下又復瀉余欲瀉其火臟腑已滑數日矣欲以溫劑止利又禁上焦已熱實不得其法使人就諸葛寺禮請戴人比及戴人至因檢劉河間方惟益元散正對此證能降火解表止渴利小溲定利安神以青黛薄荷末調二升置之枕右使作數次服之夜半徧身出冷汗如洗元覺足冷如水至此是大暖頭頓輕

肌涼痛減嘔定痢止及戴人至余告之已解戴人曰
益元固宜此是少陽證也能使人寒熱徧劇他經縱
有寒熱亦不至甚既熱而有痢不欲再下何不以黃
連解毒湯服之乃令診脉戴人曰娘子病來心常欲
痛哭爲快否婦曰欲如此余亦不知所謂戴人曰少
陽相火凌爍肺金受屈制無所投告肺主悲但欲
痛哭而爲快也麻先生曰余家諸親無不敬服脉初
洪數有力自服益元散後已半又聞戴人之言使以
當歸芍藥以解毒湯中味數服之大瘥矣

笑不止三十

戴人路經古毫逢一婦病喜笑不止已半年矣衆醫
治者皆無藥術矣求治于戴人戴人曰此易治也以
滄鹽成塊者二兩余用火燒令通赤放冷研細以河
水一大椀同煎至三五沸放溫分三次啜之以釵探
於咽中吐出熱痰五升次服大劑夫黃連解毒湯是
也不數日而笑定矣內經曰神有餘者笑不休此所
謂神者心火是也火得風而成焰故笑之象也五行
之中惟火有笑矣

膈食中滿三十一

遂平李官人妻病咽中如物塞食不下中滿他醫治

之不効戴人診其脉曰此痰膈也內經曰三陽結爲膈王啓玄又曰格陽云陽盛之極故食格拒而不入先以通經散越其一半後以舟車丸下之凡三次食已下又以芫蒂散再越之健啖如昔日矣

目盲三十二

戴人女僮至西華目忽暴盲不見物戴人曰此相火也太陽陽明氣血俱盛乃刺其鼻中攢竺穴與頂前五穴大出血目立明

小兒悲哭不止三十三

夫小兒悲哭彌日不休兩手脉弦而緊戴人曰心火

甚而乘肺肺不受其屈故哭肺主悲王太僕云心爍則痛甚故爍甚悲亦甚今浴以溫湯漬形以爲汗也肺主皮毛汗出則肺熱散矣浴止而啼亦止仍命服涼膈散加當歸桔梗以竹葉生薑朴硝同煎服瀉膈中之邪熱

小兒手足搐搦三十四

李氏一小兒病手足搐搦以示戴人戴人曰心火勝也勿持捉其手當從搐搦此由乳母保抱太極所致乃令掃淨地以水洒之乾令復洒之令極濕俛卧兒于地上良久渾身轉側泥浣皆滿仍以水洗之少頃

而瘥矣

目赤三十五

李氏範日常赤至戊子年火運君火司天其年病目者往往暴盲運火炎烈故也民範是年目大發遂遇戴人以苾帶散涌之赤立消不數日又大發其病之來也先以左目內眥赤發牽睛狀如鋪麻左之右次銳眥發亦左之右赤貫瞳子再涌之又退凡五次交亦五次皆涌又刺其手中出血及頭上鼻中皆出血上下中外皆奪方能戰退然不敢觀書及見日張云當候秋涼再攻則愈火方旺而在皮膚雖攻其裏無

益也秋涼則熱漸入裏方可擒也惟宜暗處閉目以養其神水暗與靜屬水明與動屬火所以不宜見日也蓋民範因初愈後曾冒暑者出門故痛連發不愈如此涌泄之後不可常攻使服黍粘子以退翳方在別集中矣

熱形

沙石淋三十六

酒監房善良之子年十三病沙石淋已九年矣初因瘡疹餘毒不出作便血或告之令服太白散稍止後又因積熱未退變成淋閼每發則是鬼神號則驚隣

適其人客鄧墻寺以此病請戴人曰諸醫作腎與小腸病者非也靈樞言足厥陰肝之經病遺溺閉瘕閉謂小溲不行瘕爲淋瀝也此乙木之病非小腸與腎也木爲所抑火來乘之故熱在脬中下焦爲之約結成沙石如湯瓶煎煉日久熬成湯鹼今夫羊豕之脬吹氣令滿常不能透豈真有沙石而能漏者邪以此知前人所說服五石丸散而致者恐未盡然內經曰木鬱則達之先以瓜蒂散越之次以八正散加湯鹼等分頓啜之其沙石自化而下

又屈村張氏小兒年十四歲病約一年半矣得之麥

秋發則小腸大痛至握其峻跳躍旋轉號呼不已小溲數日不能下下則成沙石大便秘澁肛門脫出一二寸諸醫莫能治聞戴人在朱葛寺避暑乃負其子而哀請戴人戴人曰今日治今日効時日在辰巳間矣以調胃承氣僅一兩加牽牛頭末三錢汲河水煎之令作三五度嚥之又服苦末丸如芥子許六十粒日加哺上涌下泄一時齊出有膿有血涌瀉旣覺定令飲新汲水一大盞小溲已利一二次矣是夜凡飲新水二三十遍病去九分止哭一次明日困卧如醉自晨至暮猛然起走索食與母歌笑自得頓釋所苦

繼與太白散八正散等調一日大瘥恐暑天失所養留五日而歸戴人曰此下焦約也不吐不下則下焦何以開不令飲水則小溲何以利大抵源清則流清者是也

又栢亭劉十三之子年六歲病沙石淋戴人以苦劑三涌之以益腎散三下之立愈

膏淋三十七

鹿邑一閑閑家有子二十三歲病膏淋三年矣鄉中醫不能治往京師徧訪多作虛損補以溫燥灼以鍼艾無少減聞戴人僑居灑東見戴人曰惑蠱之疾也

亦曰白淫實由少腹冤熱非虛也可以涌以泄其人以時暑憚其法峻不決者三日浮屠一僧曰予以有暑病近覺頭痛戴人曰亦可涌願與君同之母畏也於是涌痰三升色如黑礬汁內有死血并黃綠水又瀉積穢數行尋覺病去方其來時面無人色及治畢次日面如醉戴人慮其暑月路遠又處數方使歸以自備云

二陽病三十八

常仲明病寒熱往來時欬一二聲面黃無力懶思飲食夜多寢汗日漸變削諸醫作虛損治之用二十四

味燒肝散鹿茸牛膝補養二年口中痰出下部轉虛戴人斲之曰上實也先以涌劑吐痰二三升次以柴胡飲子降火益水不月餘復舊此症名何乃內經中曰二陽病也二陽之病發心脾不得隱曲心受之則血不流故女子不月脾受之則味不化故男子少精此二證名異而實同仲明之病味不化也

小兒面上赤腫三十九

黃氏小兒面赤腫兩目不開戴人以銚鍼刺輕砭之除兩目尖外亂刺數十鍼出血三次及愈此法人多不肯從必欲治病不可謹護

頭熱痛四十

丹霞僧病頭痛常居暗室不敢見明其頭熱痛以布圍其頭上置冰於其中日易數次熱不能已諸醫莫識其證求見戴人戴人曰此三陽畜熱故也乃置炭火於煖室中出汗涌吐三法併行七日方愈僧顧從者曰此神仙手也

勞嗽四十一

馳口鎮一男子年二十餘歲病勞嗽數年其聲欲出不出戴人曰問曾服藥否其人曰家貧未嘗服藥戴人曰年壯不妄服藥者易治先以苦劑涌之次以舟

車濟川大下之更服重劑果瘥

一田夫病勞嗽一涌一泄已減大半次服人參補肺湯臨卧更服檳榔丸以進食

又東門高三郎病嗽一年半耳鳴三月矣嗽膿血面多黑點身表俱熱喉中不能發聲戴人曰嗽之源心火之勝也秋傷於濕冬生欬嗽冬水既旺水濕相接隔絕於心火火不下降反而炎上肺金被燥發而爲嗽金燬旣久聲反不發醫者補肺腎皆非也戴人令先備西芪冰雪等物其次用涌泄之法又服去濕之藥病日已矣

勞嗽咯血四十二

瀋陽劉氏一男子年二十餘歲病勞嗽咯血吐唾粘臭不可聞秋冬少緩春夏則甚寒熱往來日晡發作狀如瘡瘻寢汗如水累服麻黃根敗蒲扇止汗汗自若也又服寧神散寧肺散止嗽嗽自若也戴人先以獨聖散涌其痰狀如雞黃汗隨涌出昏憤三日不省時時飲以凉水精神稍開飲食加進又與人參半夏丸桂苓甘露散服之不經數日乃愈

吐血四十三

岳八郎常日嗜酒偶大飲醉吐血近一年身黃如橘

昏憤發作數日不省漿粥不下強直如厥兩手脉皆沉細戴人視之曰脉沉細者病在裏也中有積聚用舟車丸百餘粒瀆川散五六錢大下十餘行狀如葵菜汁中燥糞氣穢異常忽開兩目伸挽問左右曰我緣何至此左右曰你吐血後數日不省得戴人治之乃醒自是五六日必以瀉凡四五次其血方止但時欬一二聲潮熱未退以涼膈散加桔梗當歸各秤二兩水一大盃加老竹葉入蜜少許同煎去滓時時呷之間與人參白虎湯不一月復故

嘔血四十四

崇谿李民範初病嗽血戴人以調胃湯一兩加當歸使服之不動再以舟車丸五六十粒過三四行又嘔血一椀若庸工則必疑不再宿又與舟車丸百餘粒通經散三四錢大下之過十餘行已愈過半仍以黃連解毒湯加當歸煎服之次以草莖鼻中出血半升臨晚又用益腎散利數行乃愈

因藥燥熱四十五

高爍巡檢之子八歲病熱醫者皆爲傷冷治之以熱藥攻矣欲飲水水禁而不與內水涸竭煩燥轉生前後皆閉口鼻俱乾寒熱往來嗽欬時作遍身無汗又

欲灸之適遇戴人戴人責其母曰重裊厚被煖炕紅
爐兒已不勝其熱矣尚可灸乎其母謝以不明戴人
令先服人參柴胡飲子連進數服下爛魚腸之類臭
氣異常渴欲飲水聽其所欲水雪凉水連進數杯節
次又下三四十行大熱方去又與牛黃通膈丸復下
十餘行兒方大痊前後約五十餘行略無所困冰雪
水飲至一斛向灸之當何如哉

肺癰四十六

武陽仇天祥之子病發寒熱諸醫作骨蒸勞治之半
年病愈甚以禮來聘戴人戴人往視之診其兩手脉

尺寸皆潮於關關脉獨大戴人曰癰象也問其乳媪
曾有痛處否乳媪曰無戴人令兒去衣舉其兩手觀
其兩脇下右脇稍高戴人以手側按之兒移身乃避
之按其左脇則不避戴人曰此肺部有癰也非肺癰
也若肺癰已吐膿矣此不可動止可以藥托其裏以
待自破家人皆疑之不以為然服藥三日右脇有三
點赤色戴人連辭云此兒之病若早治者談笑可已
今已失之遲然破之後方驗其死生矣若膿黃赤白
者生也膿青黑者死也遂辭而去私告天祥之友李
簡之曰數月之後卽此兒必有一症也其症乃死矣

肺死于已至期而頭眩不舉不數日而死也其父曰
群醫治之斷爲骨蒸證戴人獨言其肺有癰也心終
疑之及其死家人輩以火焚其棺旣燃天祥以杖破
其脇下果出青黑膿一椀天祥仰天哭曰諸醫誤殺
吾兒矣

痿四十七

宛丘營軍校三人皆病痿積年不瘥腰已下腫痛不
舉遍身瘡赤兩目昏暗唇乾舌燥求療于戴人戴人
欲投瀉劑二人不從爲他醫溫補之藥所惑皆死其
同病有宋子王者俄省曰彼已熱死我其改之敬邀

戴人戴人曰公之疾服熱藥久矣先去其藥邪然後
及病邪可下三百行子玉曰敬從教先以舟車丸瀉
川散大下一盆許明日減三分兩足舊不仁是日覺
痛痒累至三百行始安戴人曰諸痿獨取陽明陽明
者胃與大腸也此言不止謂鍼也鍼與藥同也

口瘡四十八

一男子病口瘡數年上至口中至咽嗑下至胃脘皆
痛不敢食熱物一涌一泄一汗一去其九次服黃連
解毒湯不十餘日皆釋

虛勞四十九

西華東茂之病虛勞寢汗面有青黃色自膝以下冷
痛無汗腹中燥熱醫以薑附補之五晦朔不令飲水
又禁梳頭作寒治之請于戴人戴人曰子之病不難
愈難於將護恐愈後陰道轉茂子必不慎東生曰不
敢戴人先以舟車丸瀆川散下五七行心火下降覺
渴與冰水飲之又令澡浴數日間面紅而澤後以河
水煮粥溫養脾胃河水能利小溲又以活血當歸丸
人參柴胡散五苓散木香白朮散調之病大瘥寢汗
皆止兩足日煖食進戴人常曰此本肺痺當以涼劑
蓋水之一物在目為涼在皮為汗在下為小溲穀多

少為常無水可乎若禁飲水必內竭內竭則燥熱
生焉人若不渴與水亦不肯飲之矣東生既愈果忘
其戒病復作戴人已去乃殂

心痛五十

酒官楊仲臣病心氣痛此人常好飲酒初飲三二杯
必奔走跛懶兩足三五次其酒稍散方能復藉飲
至前量一醉必五七次至明嘔青黃水數日後變魚
腥臭六七日始安戴人曰宜涌乃吐虫一條赤黃色
長六七寸口目鼻皆全兩目膜瞞狀如蛇類以鹽淹
乾示人

傷寒極熱五十一

戴人之僕常與隣人同病傷寒俱至六七日下之不通隣人已死僕發熱極投於井中撈出以汲水貯之檻使坐其中適戴人遊他方家人偶記載人治法曰傷寒三下不通不可再攻便當涌之試服瓜蒂散良久吐膠涎三椀許與宿食相雜在地狀如一帚頓快乃知世醫殺人多矣戴人之女僮亦嘗吐一吏傷寒吐訖使服太白散甘露散以調之

失笑五十二

戴人之次子自出妻之後日瘦語如釜中此病在中

也常撚第三指失笑此心火也約半載日飲冰雪更服涼劑戴人曰惡寒則愈矣其母懼其大寒戴人罵曰汝親也吾用藥如鼓之應桴何惡涼藥宜乎世俗之謗我也至七月厭冰不飲病日解矣

赤目五十三

安喜趙君王目暴赤腫點洗不退偶思戴人語曰凡病在上者皆宜吐乃以茶調散涌之一涌赤腫消散君王歎曰法之妙其迅如此乃知法不遠人自遠法也

目裏五十四

十箱瀉日有冷熱工無效

清州王之一子年十餘歲目赤多淚衆工無効戴人見之曰此兒病目衆當得之母腹中被驚其父曰姪娘時在臨清被圍戴人令服瓜蒂散加鬱金上涌而下泄各去涎沫數升人皆笑之其母亦曰兒腹中無病何吐瀉如此至明日其目耀然爽明李仲安見而驚曰竒哉此法救人其日又與頭上出血及眉上鼻中皆出血吐時次用通經散二錢舟車丸七十粒自吐却少半又以通經散一錢投之明日又以舟車丸三十粒投之下十八行病更不作矣

痘後嘔吐五十五

河門劉光濟之子纔二歲病痘後嘔吐發昏用丁香豆蔻之類不効適麻先生寄其家乃謂光濟曰余有小方無毒人皆知之公肯從乎光濟曰先生之言必中於理何敢不從麻先生曰劉河間常言涼膈散可治瘡疱張戴人用之如神况內經言少陽所至爲嘔涌少陽者相火也非寒也光濟欣而從之此日利二行適王德秀自外入聞其利之也乃曰瘡疱首尾不可下麻自悔其多言業也已然姑待之此至食時下黃涎一合日午問之兒已索遊于街矣

熱厥頭痛五十六

彭吳張叟年六十餘歲病熱厥頭痛以其用涌藥時已一月間矣加之以火其人先利臟腑年高身困出門見日而仆不知人家人驚惶欲揉撲之戴人戴人曰大不可擾續與西瓜凉水蜜雪少頃而蘇蓋病人年老涌泄目脉易亂身體內有炎火外有太陽是以跌自若是擾之便不救矣惟安定神思以凉水投之待之以淨淨便屬水自然無事若他醫必惑足以知戴人之諳練

產前喘五十七

武安胡產祥之妻臨難月病喘以涼膈散二兩四物

湯二兩朴硝一兩分作二服煎令冷服之一服病減大半次又服之病痊効矣產之後第六日血迷又用涼膈散二兩四物湯三兩朴硝一兩都作一服大下紫黑水其人至今肥健戴人常曰孕婦有病當十月九月內朴硝無碍八月者當忌之七月却無妨謂陽月也十月者已成形矣

血崩五十八

孟官人母年五十餘歲血崩一匙飲食用澤蘭丸黑神散保安丸白薇散補之不効戴人見之曰天癸已盡本不當下血蓋血得熱而流散非寒也夫女子血崩

多因大悲哭悲甚則肺葉布心系爲之恐血不禁而
下崩內經曰陰虛陽搏之爲崩陰脉不足陽脉有餘
數則內崩血乃下流舉世以虛損治之莫有知其非
者可服大劑大劑者黃連解毒湯是也次以棟香附
子二兩炒白芍二兩焙當歸一兩焙三味同爲細末
水調下又服檳榔丸不拘口口而交

婦人二陽病五十九

一婦月事不行寒熱往來口乾頰赤喜飲巨擘湯欬
一二聲諸醫皆云經血不行宜蠶虫水蛭乾漆礞砂
元清紅娘子沒藥血竭之類惟戴人不然曰古方中

雖有此法柰病人服之必心膈腹發痛飲食不進乃命
止藥飲食稍進內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心受之則
血不流故女子不月既心受積熱宜抑火升水流濕
潤燥開胃進食乃涌出痰一二升下泄水五六行濕
水上下皆去血氣自行沸流月事不爲水濕所隔自
依期而至矣亦不用蠶虫水蛭之類有毒之藥如用
之則月經縱來小澁反閉他證生矣凡精血不足當
補之以食大忌有毒之藥偏而而成天闕

月閉寒熱六十

一婦年三十四歲經水不行寒熱往來面色痿黃唇

焦頰赤時欬三兩聲向者所服之藥黑神散烏金丸
四物湯燒肝散鱉甲散達中湯寧肺散鍼艾百千病
轉劇家人意倦不欲求治戴人謂之先涌痰五六升
午前涌畢午後食進餘證悉除後三日復輕涌之又
去痰一二升食進益不數日又下通經散瀉訖一二
升後數日去死皮數重小者如麩片大者如葦膜不
一月經水行神氣大康矣

惡寒實熱六十一

一婦身冷脉微食沸熱粥飯六月而衣以狐帽蒙其
首猶覺寒泄注不止常服薑附硫黃燥熱之劑僅得

平和稍用寒涼其病轉增三年不愈戴人診其兩手
脉皆如絙繩有力一息六七至脉訣曰六數七極熱
生多以涼布搭心次以新汲水淋其病處婦乃叫殺
人不由病者令人持之復以冷水淋其三四十桶大
戰汗出昏困一二日而向之所惡皆除此法華元化
已曾用拂無知者

遇寒手熱六十二

常仲明之妻每遇冬寒兩手熱痛戴人曰四肢者諸
陽之本也當夏時散越而不痛及乎秋冬收斂則痛
以三花神祐丸大下之熱遂去

嘔逆不食六十三

柏亭王論夫本因喪子憂抑不思飲食醫者不察以爲胃冷血燥之劑盡用之病變嘔逆而瘦求治于戴人一視涌泄而愈愈後忘其禁忌病復作大小便俱秘臍腹撮痛嘔吐不食一日大小便不通十有三日復問戴人戴人曰令先食葵羹菠菱菜猪羊血以潤燥開結次與導飲丸二百餘粒大下結糞又令恣意飲水數升繼搜風丸桂苓白朮散以調之食後服導飲丸三十餘粒不數日前後皆通藥止嘔定食進此人臨別又留潤腸丸以防復結又留滌腸散大閱

則用之凡服大黃牽牛四十餘日方瘳論夫白歎白向使又服向日熱藥已非今日人矣一僧問戴人云腸者暢也不暢何以此一句儘多

瘳癰六十四

一省掾背項常有瘳癰愈而復生戴人曰太陽血有餘也先令涌泄之次於委中以銚鍼出紫血病更不復作也

牙痛六十五

澤州李繼之忽病牙痛皺眉不語藥景先見之曰何不藥也曰牙痛藥曰曾記張戴人云陽明經熱有餘

也宜大下之乃付舟車丸七十粒服畢過數知交留
飲強飲熱酒數杯藥為熱酒所發盡吐之吐畢而痛
止李大笑曰戴人神仙也不三五日又痛再服前藥
百餘粒大下數行乃愈

淋六十六

戴人過息城一男子病淋戴人令頓食鹹魚少頃大
渴戴人令恣意飲水然後以藥治淋立通淋者無水
故澁也

口臭六十七

趙平尚家一男子年二十餘歲病口中氣出臭如發

屬雖親戚莫肯與對語戴人曰肺金本主腥金為火
所煉火主焦臭故如是也又則成腐腐者腎也此極
熱則反蕪水化也病在上宜涌之先以茶調散涌而
去其七分夜用舟車丸瀆川散下五七行比旦而臭
斷嗚呼人有病口臭而終其老者世訛以為肺系偏
而與胃相通故臭妄論也

濕形

疝六十八

汝南司候李審言因勞役王事飲水坐濕地乃濕氣
下行流入脬囊大腫痛不可忍以金鈴川練子等藥

不効求治于戴人曰可服泄水丸審言惑之又數日痛不可堪竟從戴人先以舟車丸瀟川散下青綠沫十餘行痛止次服茴香丸五苓以調之三日而腫退至老更不作夫痼者乃肝經也下胃沫者肝之色也

水痼六十九

律科王敏之病水痼其法在於寒形中

留飲七十

郭敬之病留飲四日浮腫不能食脚腫連腎囊痛先以苦劑涌之後以舟車丸瀟川散瀉之病去如拾遺又棠谿張鳳村一田叟姓楊其病嘔酸水十餘年本

留飲諸醫皆以燥劑燥之中脘臍脞以火艾燔鍼刺之瘡未嘗合戴人以苦劑越之其涎如膠乃出二三升談笑而愈

黃疸七十一

蔡寨成家一重子年十五歲病疸一年面黃如金遍身浮腫乏力惟食鹽與焦物戴人以茶調散吐之涌涎一盃臨晚又以舟車丸七八十粒通經散三錢下四五行待六七日又以舟車丸瀟川散下四五行鹽與焦物見而惡之面色變紅後再以茶調散涌之出痰二升方能愈矣

又一男子作贅偶病疽善食而瘦四肢不舉面黃無力其婦翁欲棄之其女子不肯曰我已生二子矣更適他乎婦翁本農者召婿意欲作榮見其病甚每日辱詬人教之餌膽礬丸三稜丸了不關涉鍼灸祈禳百無一濟戴人見之不診而療使服涌劑去積痰宿水一斗又以泄水丸通經散下四五十行不止戴人命以米水一盂飲之立止次服平胃散等間服檳榔丸五七日黃退力生蓋脾疽之證濕熱與宿穀相搏故也俗謂之金勞黃

又朱葛周黃劉三家各有僕病黃疽戴人曰僕役之職飲食寒熱風暑濕寒尋常觸冒也恐難調攝虛費治功其一家留僕於戴人所從其飲餌其一僕不離主人執役三人同服苦散以涌之又服三花神祐丸下之五日之間果二僕愈而一僕不愈如其言

黃病七十二

菜寨一女病黃遍身浮腫面如金色困乏無力不思飲餌惟喜食生物坭煤之屬先以苦劑蒸餅爲丸涌痰一碗又舟車丸通經散下五七行如墨汁更以導飲丸磨食散氣不數日肌肉如初

病發黃七十三

安喜趙君王爲掾省日病發遍身黃往問醫者醫云君乃陽明證公等與麻知幾皆受訓於張戴人是疇議喫大黃者難與論病君王不悅歸自揣無別病乃取三花神祐丸八十粒服之不動君王乃誤曰予之濕熱盛矣此藥尚不動以舟車丸瀆川散作劑大下一斗糞多結者一夕黃退君王由此益信戴人之言

水腫七十四

南鄉張子明之母極肥偶得水腫四肢不舉戴人令上涌汗而下泄之去水三四斛初下藥時以草貯布囊高支兩足而卧其藥之行自腰以上水覺下行自

足以上水覺上行水行之狀如蛇走隧如線牽四肢森然涼寒會於臍下而出不旬日間病大減餘邪未盡戴人更欲用藥竟不能從其言

涌水七十五

李七老病涌水證面黃而喘兩足皆腫按之陷而腹起行則濯濯有聲常欲飲水不能睡卧戴人令上涌去痰而汗之次以舟車丸瀆川散下之以益腎散復下之以分陰陽利水道之劑復下之水盡皆瘥

停飲腫滿七十六

涿郡周敬之自京師歸鹿邑道中渴飲水過多漸成

備門專錄 卷之六
腫滿或用三花神祐丸憚其太峻或用五苓散分利
水道又太緩淹延數多終無一効蓋粗工之技止於
此耳後手足與腎皆腫大小便皆秘澁常仲明求治
于戴人戴人令仲明付藥比及至已歿矣戴人曰病
水之人其勢如長川泛溢欲以杯勺取之難矣必以
神禹決水之法斯愈矣

濕痺七十七

常仲明病濕痺五七年矣戴人令上涌之後可瀉五
七次其藥則舟車瀆川通經神祐益腎自春及秋必
十餘次方能愈公之病不畢鍼灸與令嗣皆宜涌但

臍月非其時也欲候春時恐予東適公姑屏病之大
勢至春和時人氣在上可再涌之以去其根卒如所
論矣

又一衲子因陰雨卧濕地一半手足皆不隨若遇陰
雨其病轉加諸醫皆作中風偏枯治之用當歸芍藥
乳香沒藥自然銅之類久反大便澁風燥生經歲不
已戴人以舟車丸下三十餘行去青黃沫水五升次
以淡劑滲泄之數日手足皆舉戴人口曰夫風濕寒之
氣合而成痺水痺得寒而浮畜於皮膚之間久而不
去內舍六腑曰用去水之藥可也水濕者人身中之

寒物也寒去則血行血行則氣和氣和則愈矣
又息帥病腰股沉痛行步坐馬皆不便或作脚氣寒
濕治之或作虛損治之烏附乳沒活血壯筋骨之藥
無不用之至六十餘日目赤上熱大小便澀腰股之
病如故戴人診其兩手脉皆沉遲沉者爲在裏也在
裏者泄之以舟車丸瀘川散各一服去積水二十餘
行至早晨服藜白粥一二頓與之馬已能矍鑠矣
又崇谿李十八郎病腰脚大不伸偃僂蹇蹇而行已
數年矣服藥無効止藥却愈因秋暮涉水病復作醫
氏使服四斤丸其父李仲安乃乞藥于戴人戴人曰

近日服何藥仲安曰四斤丸公曰昏赤未其父驚曰
目正暴發戴人曰宜速來不來則喪明旣來則策杖
而行目腫無所見戴人先令涌之藥忽下走去二十
行兩目頓明策已棄矣比再涌泄能讀官歷日調至
一月令服當歸丸健步而歸家矣

又息城邊校白公以隆暑時飲酒覺極熱於涼水池
中漬足使其冷也爲濕所中股膝沉痛又因醉卧濕
地其痛轉加意欲以酒解痛遂以連朝而飲反成赤
痛發間止且六十年往往斷其寒濕脚氣以辛熱治
之不効或使服神芎丸數服痛微減他日復飲疾作

如前畢囊痒湿且腫硬臍下似有物難於行以此免
軍役令人代之來訪戴人戴人曰余亦斷爲寒湿但
寒則陽火不行故爲痛湿則經隧有滯故腫先以苦
劑涌之次以舟車丸百餘粒瀆川散四五錢微一兩
行戴人曰如激劑尚不能攻何況于補藥補之乎異
日又用神祐丸百二十九通經散三四錢是用僅得
四行又來日以神祐八十九投之續且一二行又次
日服益腎散四錢舟車丸百餘粒約下七八行白公
已覺膝寒者暖硬者軟重者輕也睡者赤退飲食
加進又以涌之其病全瘳臨別又贈之以踈風丸併

以其方與之此公以其不肯安服辛熱藥故可治也

屈膝有聲七十八

嶺北李文卿病兩膝臏屈伸有聲剝剝然或以爲骨
鳴戴人曰非也骨不憂焉能鳴此筋湿也湿則筋急
有獨緩者緩者不鳴急者鳴也若用予之藥一涌一
泄上下去其水水去則自無聲矣李文卿乃從其言
既而果然矣

白帶七十九

息城李左衙之妻病白帶如水窈滿中綿綿不絕穢
臭之氣不可近面黃食減已三年矣諸醫皆云積冷

起石硫黃薑附之藥重重燥補污水轉多常以礶日
易數次或一藥以木炭十斤置藥在錯鍋中鹽泥封
固三日三夜炭火不絕燒令通赤名曰火龍丹服至
數升污水彌甚炳艾燒鍼三年之間不可勝數戴人
斷之曰此帶濁水本熱乘太陽經其寒水不可勝如
此也夫水自高而趨下宜先絕其上源乃涌痰水二
三升次日下沃水十餘行三遍汗出周身至明日病
人云汚已不下矣次用寒涼之劑服及半載產一子
內經曰少腹冤熱洩出白液帶之爲病溶溶然若坐
水中故治帶下同治濕法瀉痢皆宜逐水利小溲勿

以赤爲熱白爲寒今代劉河間書中言之詳矣

濕嗽八十

趙君王妻病嗽時已十月矣戴人處方六味陳皮當
歸甘草白朮枳殼桔梗君王疑其不類嗽藥戴人笑
曰君怪無烏梅罌粟囊乎夫冬嗽乃秋之濕也濕土
逆而爲嗽此方皆散氣除濕解急和經三服帖然効
矣

瀉兒八十一

一婦年三十四歲夜夢與鬼神交驚怕異常及見神
堂陰府舟楫橋梁如此一十五年竟無娠孕巫祈覘

禱無所不至鑽肌炙肉孔穴萬千黃瘦發熱引飲中
滿足腫委命于天一日苦請戴人戴人曰陽火盛於
上陰火盛于下鬼神者陰之靈神堂者陰之所舟楫
橋梁水之用兩手寸脉皆沉而伏知胸中有痰實也
凡三涌三泄三汗不旬日而無夢一月而有孕戴人
曰余活婦人使有娠此法不誣

濕癬八十二

一女子年十五兩股間濕癬長三四寸下至膝發痒
時爬搔湯火俱不解痒定黃赤水流痛不可忍炙熨
薰搽硫黃藺茹白僵蚕羊蹄根之藥皆不効其人姿

性研巧以此病不能出嫁其父母求療于戴人戴人
曰能從余言則瘥父母諾之戴人以銚鍼磨令尖快
當以痒時於癬上各刺百餘鍼其血出盡煎鹽湯洗
之如此四次大病方除此方不書以告後人恐爲癬
藥所誤濕淫于血不可不砭者矣

又蔡寨成家童子一歲病滿腹胸濕癬每爬搔則黃
水出已年矣戴人先以苦末作丸上涌涌訖次以舟
車丸瀦川散下三五行次服涼膈加朴硝煎成時時
呷之不數日而愈

濕癬八十三

卷之六

四十一

穎臯韓吉卿自髀至足生濕慝瘡大者如錢小者如豆痒則搔破水到則浸滌狀類虫行袴鞬愈而復生瘡痕成凹一餘年不瘥戴人晒之曰此濕慝瘡也由水濕而得故多在足下以舟車濬川大下十餘行一去如掃渠素不信戴人之醫至此大服

泄瀉八十四

古鄆一講僧病泄瀉數年丁香豆蔻乾薑附子官桂烏梅等燥藥燔針燒臍熨腕無有闕者一日發昏不省檀那贈紙者盈門戴人診兩手脉沉而有方脉訣云下利微小生者脉洪浮大者無瘥以瓜蒂散涌之

出寒痰數升又以無憂散泄其虛中之積及燥糞僅盈斗次以白朮調中湯五苓散益元散調理數日僧已起矣非術精識明誰敢負荷如此

洞泄八十五

一講僧顯德明初聞家遭兵革心氣不足又爲寇賊所驚得臟腑不調後入京不伏水土又得心氣以至危篤前後三年八仙丸鹿茸丸燒肝散皆服之不効乃求藥于戴人戴人曰此洞泄也以謀慮久不決而成肝主謀慮甚則乘脾久思則脾濕下流乃上涌痰半盆末後有血數點肝藏血故也又以舟車丸濬川

散下數行仍使澡浴出汗自尔日勝一日常以胃風湯白朮散調養之一月而強食復故矣

又李德卿妻因產後病泄一年餘四肢瘦乏諸醫皆斷爲死證當時戴人在朱葛寺以舟載而乞治焉戴人曰兩手脉皆微小乃痢病之生脉况洞泄屬肝經肝木尅土而成此疾亦是腸澼澼者腸中有積水也先以舟車丸四五粒又以無憂散三四錢下四五行寺中人皆駭之病羸如此尚可過耶衆人雖疑然亦未敢詰且更看之復導飲丸又過之渴則調以五苓散回晚使人伺之已起而緝牀前後約三四年

以胃風湯調之半月而能行一月而安健由此闔寺服德卿之昆仲咸大異之

又劉德源病洞泄逾年食不化肌瘦力乏行步欹傾面色黧黑舉世治病之藥皆用之無効適戴人治聽陽往問之戴人乃出示內經洞泄之說雖不已疑然畏其攻劑夜焚香禱神曰某以病久不瘥欲求治于戴人戴人以謂宜下之欲不從戴人名醫也欲從之形羸如此恐不任藥母已老矣無人侍養來日不得已須服藥神其相之戴人先以舟車丸無憂散下十餘行殊不困已頗喜食後以檳榔丸磨化其滯待數

日病已大減戴人以為去之未盡當以再服前藥德源亦欣然請下之又下五行次後數日更以苦劑越面色極佳語言壯健但怪其跛足而立問何故如此德源曰足上患一癰戴人曰此裏邪去而於外病痊之後凡病皆如是也

大便少而頻八十六

太康劉倉使病大便少而頻日七八十次常於兩股間懸半枚瓠蘆如此十餘年戴人見之而笑曰病既頻而少欲通而不得通也何不大大下之此通因通用

也此一服藥之力乃與藥六下三寸餘行頓止

暑泄八十七

殷輔之父年六十餘暑月之泄瀉日五六十行自建碓鎮來請戴人于陳州其父喜飲二家人輩爭止之戴人曰夫暑月年老津液衰少豈可禁水但勸之少飲比及用藥先令速歸以菜豆雞卵十餘枚煮以煮取出令豆軟下陳梗米作稀粥攪令寒食雞以雞下之一二頓病減大半蓋梗米雞卵皆能斷痢然後製抑大流濕之藥調順而方愈

腹滿面腫八十八

儒門事親
蕭令腹滿面足皆腫痰黃而喘急食減三年之間醫者皆盡而不驗戴人以瓜蒂取涌之出痰痰三五升以舟車丸瀆川散下之青膏延沫至平年以桂苓白朮散五苓散調之非曰後言矣

儒門事親卷之七

戴人張子和著

新安吳勉學校

燥形

臂麻不便八十九

鄆城梁賈人年六十餘忽曉起梳髮覺左手指麻斯須半臂麻又一臂麻斯須頭一半麻比及梳畢從脇至足皆麻大便二三日不通往問他醫皆云風也或藥或鍼皆不解求治于戴人戴人曰左手三部脉皆伏比右手小三倍此枯溢痺也不可純歸之風亦有

火燥相兼乃命一涌一泄一汗其麻立已後以辛涼之劑調之潤燥之劑濡之惟小指次指尚麻戴人曰病根已去此餘烈也方可鍼谿谷谿谷者骨空也一日晴和往鍼之用靈樞中雞足法向上卧鍼三進三引訖復卓鍼起向下卧鍼送入指間皆然手熱如火其麻全去昔劉河間作原病式常以麻與澁同歸燥門中真知病機者也

大便燥結九十

戴人過曹南省親有姨表兄病大便燥澁無他證常不敢飽食飽則大便極難結實如鍼石或三五日一

如圍目前星飛鼻中血出肛門連廣腸痛極則發昏服藥則病轉劇烈巴豆芫花甘遂之類皆用之過多則困瀉止則復燥如此數年遂畏藥性暴急不服但卧病待盡戴人過診其兩手脉息俱滑實有力以大承氣湯下之繼服神功丸麻仁丸等藥使食菠菱葵菜及猪羊血作羹百餘日克肥親知見駭之嗚呼粗工不知燥分四種燥於外則皮膚皴揭燥於中則精血枯涸燥於上則咽鼻焦乾燥於下則便溺結閉夫燥之為病是陽明化也水液寒少故如此然可下之當擇之藥之巴豆可以下寒甘遂芫花可下濕大

黃朴硝可以下燥內經曰辛以潤之鹹以軟之周禮
曰以滑養竅

孕婦便結九十一

戴人過東杞一婦人病大便燥結小便淋澀半生不
娠惟常服疎導之藥則大便通利暫廢藥則結滯忽
得孕至四五月間醫者禁疎導之藥大便依常爲難
臨圍則力努爲之胎墜凡如此胎墜者三又孕已經
三四月弦望前後溲溺結澀甘分胎墮乃訪戴人戴
人診其兩手脉俱滑大脉雖滑大以其且妊不敢陡
攻遂以食療之用花減煮波菱葵菜以車前子苗作

如雜猪羊血作羹食之半載居然生子其婦燥病方
愈戴人曰余屢見孕婦利膿血下迫極努損胎但同
前法治之愈者莫知其數也爲醫拘常禁不能變通
非醫也非學也識醫者鮮是難說也

偏頭痛九十二

一婦人年四十餘病額角上耳上痛嗚呼爲偏頭痛
如此五七年每痛大便燥結如彈丸兩目赤色眩暈
昏澁不能遠視世之所謂頭風藥餅子風藥白龍丸
芎藭丸之類連進數服其痛雖稍愈則大便稍秘兩
目轉昏澁其頭上鍼灸數千百矣連年著灸其兩目

且將失明由病而無子一日問戴人戴人診其兩手
脉急數而有力風熱之甚也余識此四五十年矣遍
察病目者不問男子婦人患偏正頭痛必大便澀滯
結硬此無他頭痛或額角是三焦相火之經及陽明
燥金勝也燥金勝乘肝則肝氣鬱肝氣鬱則氣血壅
氣血壅則上下不通故燥結於裏尋至失明治以大
承氣湯令河水煎三兩加芒硝一兩煎殘頓令温合
作三五服連服盡蕩滌腸中垢滯結燥積熱下池如
湯二十餘行次服七宣丸神功丸以潤之蒹葭葵菜
猪羊血為羹以滑之後五七日十日但遇天道晴明

用大承氣湯夜盡一劑是痛隨利減也三劑之外目
豁首輕燥澤結釋得三子而終

腰膝痛九十三

一男子六十餘病腰尻脊膝皆病數載不愈晝靜夜
躁大痛往來屢求自盡天年且夕則痛作必令人以
手槌擊至五更雞鳴則漸減向曙則痛止左右及病
者皆作神鬼陰譴白虎齋朝禱暮祝覘巫僧道禁師
至則其痛以減又夢鬼神戰鬪相擊山川神廟無不
祭者淹延歲月肉瘦皮枯飲食減少暴怒日增惟候
一死有書生曰既云鬼神虎齋陰譴之禍如此禱祈

何無一應聞陳郡有張戴人精於醫可以問其鬼神
白虎與病乎彼若術窮可以委命其家從之戴人診
其兩手脉皆沉滯堅勁力如張絙謂之曰病雖瘦難
於食然腰尻脊膂皆痛者必大便堅燥其左右曰有
五七日或八九日見燥糞一兩塊如彈丸結硬不可
言曾令人刺取之僵下一兩塊渾身燥痒皮膚皺揭
枯澁如麩片戴人既得病之虛實隨用大承氣湯以
薑棗煎之加牽牛頭末二錢不敢言是瀉劑蓋病者
聞煖則悅聞寒則懼說補則從說瀉則逆此弊非一
日也而况一齊人而傳之衆楚人咻之乎及煎成使

稍熱噉之從少至多累至二日天且晚臟腑下泄四
五行約半盆以燈視之皆燥糞燥痺塊及瘀血雜臟
穢不可近須臾痛減九分昏睡鼻息調如常人睡至
明日將夕始覺饑而索粥溫涼與之又困睡一二日
其痛盡去次令飲食調養日服導飲丸甘露散滑利
便溺之藥四十餘日乃復嗚呼再傳三十六虎書三
十六黃經及小兒三十六吊誰為之耶始作俑者其
無後乎古人以醫為師故醫之道行今之人以醫辟
奴故醫之道廢有志之士耻而不學病者亦不擇精
粗一槩待之常見官醫迎送長吏馬前唱諾真可羞

也。由是通今博古者少，而師傳遂絕。靈樞經謂刺與汗雖久，猶可拔，而虛結與閉雖久，猶可解，而決去腰脊疼痛者，足太陽膀胱經也。膀胱經之少陽膽經之所過也。難經曰：諸痛爲實，內經曰：諸痛痒瘡湯皆屬心火。注曰：心寂則痛微，心燥則痛甚。人見巫覡僧道禁師至，則病稍去者，心寂也。然去其後來者，終不去其本也。古之稱痛隨利減，不利則痛何由去？病者旣痊，乃壽八十歲，故凡燥證皆三陽病也。

寒形

因寒腰強不能屈伸九十四

北人衛德新因之析津冬月飲寒則冷病腰常直不能屈伸兩足沉重難於行步途中以牀昇迤程程間醫皆云腎虛以菘蓉芭戟附子鹿茸皆用之。大便反秘潮熱上周將經歲矣。乃乞拯於戴人。戴人曰：此疾十日之効耳。衛曰：一月亦非遲。戴人曰：足太陽經血多病則腰似折，腠如結，膈如裂。太陽所至爲屈伸不利。况腰者腎之府也，身中之大關節。今旣強直而不利，宜鹹以軟之，頓服則和柔矣。難經曰：強力入房則腎傷而髓枯，枯則高骨乃壞，而不用與此用同。今君之證太陽爲寒所遏，血墜下滯，腰間也。

必有積血非腎也節次以藥可下數百行約去血一二斗次以九曲玲瓏竈蒸之汗出三五次而愈初蒸時至五日問曰腹中鳴否德新曰未也至六日覺鳴七日而起以能揖人戴人曰病有熱者勿蒸蒸則損人目也

寒疝亦名水疝九十五

律科王敏之病寒疝臍下結聚如黃瓜每發遶腰急痛不能忍戴人以舟車丸猪腎散下四五行覺藥統病三五次而下其瀉皆水也猪腎甘遂皆苦寒經言以寒治寒萬舉萬全但下後忌飲冷水及寒物宜食

乾物以寒疝本是水故也即日病減八分食進一倍又數日以舟車丸百餘粒通經散四五錢服之利下候三四日又服舟車丸七八十粒猪腎散三錢乃健步如常矣

一僧病疝發作冷氣上貫齒下貫腎緊若繩挽兩辜時腫而冷戴人診兩手脉細而弱斷之曰秋脉也此因金氣在上下伐肝木木畏金抑而不伸故病如是肝氣壅滯不能下榮於辜丸故其寒實非寒也木受金制傳之胃土胃為陽明故上貫齒病非齒之病肝本者心火之母也母既不伸子亦屈伏故下冷而水

化乘之經曰木鬱則達之土鬱則泄之令涌泄四次果覺氣和暈丸痒而暖戴人曰氣已入暈中矣以茵香木茂之藥使常服之首尾一月而愈

感風寒九十六

戴人之常豁也雪中冒寒入浴重感風寒遂病不起但使煎通聖散單服之一二日不食惟渴飲水亦不多飲時時使人槌其股按其腹凡三四日不食日飲水一二十度至六日有譫語妄見以調胃承氣湯下之汗出而愈戴人常謂人曰傷寒勿妄用藥惟飲水最為妙藥但不可使之傷常令揉散乃大佳耳至六

七日見有下證方可下之豈有變異哉柰何醫者禁人飲水至有渴死者病人若不渴強與水飲亦不肯飲耳戴人初病時鼻塞聲重頭痛小便如灰淋汁及服調胃承氣一兩半覺欲嘔狀探而出之汗出漿漿然須臾下五六行大汗一日乃瘳當日飲冰水時水下則痰出約一二椀痰卽是病也痰去則病去也戴人時年六十一

凍瘡九十七

戴人女僮足有寒瘍俗云凍瘡戴人令服舟車丸瀼川散大下之其瘡遂愈人或疑之戴人曰心火降則

寒消何疑之有

寒痰九十八

一婦人心下臍上結硬如斗按之如石人皆作病胎
鍼灸毒藥禱祈無數如捕風然一日戴人見之曰此
寒痰診其兩手寸脉皆沉非寒痰而何以瓜蒂散吐
之連吐六七升其塊立消過半俟數日後再吐之其
涎沫類雞黃腥臭特殊約二三升凡如此者三後以
人參調中湯五苓散調之腹已平矣

瀉利惡寒九十九

東門一男子病瀉痢不止腹鳴如雷不敢冷坐坐則

下注如傾諸醫例斷爲寒證乾薑官桂丁香豆蔻之
屬枯礬龍骨皆服之矣何鍼不燔何艾不炷遷延將
二十載矣一日問于戴人戴人曰兩手寸脉皆滑余
不以爲寒然其所以寒者水也以茶調散涌寒水五
七升無憂散泄積水數十行乃通因通用之法也次
以五苓散淡劑滲泄利之道又以甘露散止渴不數
日而冷食寒飲皆如故此法王啓玄稔言之矣柰無
人用之哉

內傷形

因憂結塊一百

息城司侯聞父死于賊乃大悲哭之罷便覺心痛日增不已月餘成塊狀若覆杯大痛不住藥皆無功議用燔鍼炷艾病人惡之乃求于戴人戴人至適巫者在其傍乃學巫者雜以狂言以謔病者至是大笑不忍回面向壁一二日心下結塊皆散戴人曰內經言憂則氣結喜則百脉舒和又云喜勝悲內經自有此法治之不知何用鍼灸哉適足增其痛耳

病怒不食一百一

項闢令之妻病合不欲食常好叫呼怒罵欲殺左右惡言不輟衆醫無處藥幾半載尚爾其夫命戴人視

之戴人曰此難以治乃使二娼各塗丹粉作伶人狀其婦大笑次日又令作角觥又大笑其旁常以兩箇能食之婦誇其合美其婦亦索其食而為一嗜之不數日怒減食增不藥而瘥後得一子夫醫貴有才若無才何足應變無窮

不寐一百二

一富家婦人傷思慮過甚二年不寐無藥可療其夫求戴人治之戴人曰兩手脉俱緩此脾受之也脾主思故也乃與其夫以怒而激之多取其才飲酒數日不處一法而去其人大怒汗出是夜困眠如此者八

九日不寤自是而食進脉得其平

驚一百三

衛德新之妻旅中宿于樓上夜值盜劫人燒舍驚墮
牀下自後每聞有響則驚倒不知人家入輩躡足而
行莫敢冒觸有聲歲餘不痊諸醫作心病治之人參
珍珠及定志丸皆無効戴人見而斷之曰驚者爲陽
從外入也恐者爲陰從內出驚者爲自不知故也恐
者自知也足少陽膽經屬肝木膽者敢也驚怕則膽
傷矣乃命二侍女執其兩手按高椅之上當面前下
置一小几戴人曰娘子當視此一木猛擊之其婦大

驚戴人曰我以木擊几何以驚乎伺少定擊之驚也
緩又斯須連擊三五次又以杖擊門又暗遣人畫背
後之窓徐徐驚定而笑曰是何治法戴人曰內經云
驚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見之必無驚是夜使人擊
其門窓自夕達曙夫驚者神上越也從下擊几使之
下視所以收神也一二日雖聞雷亦不驚德新素不
喜戴人至是終身厭服如有人言戴人不知醫者執
戈以逐之

兒寐不寤一百四

陳州長吏一小兒病寐而不寤一日諸醫作睡驚治

之或欲以艾火灸之或以大驚丸及水銀餅子治之其父曰此子平日無疾何驟有驚乎以子之病乃問于戴人戴人診其兩手脉皆平和戴人曰若驚風之脉當洪大而強今則平和非驚風也戴人竊其乳母爾三日前曾飲醉酒否遽然笑曰夫人以煮酒見餉酒味甚美三飲一罌而睡陳酒味甘而戀隔酒氣滿乳兒亦醉也乃剉甘草乾葛花硝砂仁貫衆煎汁使飲之立醒

孕婦下血一百五

劉先生妻有娠半年因傷損下血乞藥于戴人戴人

診之以三和湯一名玉燭散承氣湯四物湯對停加朴硝煎之下數行痛如手拈下血亦止此法可與智識高明者言高粱之家慎勿舉似非徒駭之抑又謗之嗚呼正道難行正法難用古今皆然

收產傷胎一百六

一孕婦年二十餘臨產召穩媪三人其二媪極拽婦之臂一其媪頭抵婦之腹更以兩手扳其腰極力爲之胎死于腹良久乃下兒亦如血乃穩媪殺之也豈知瓜熟自落何必如此乎其婦因茲經脉斷閉腹如刀刺大渴不止小溲閼絕主病者禁水不與飲口舌

枯燥牙齒黧黑臭不可聞食飲不下昏憤欲死戴人先以冰雪水恣意飲之約二升許痛緩渴止次以舟車丸通經散前後五六服下數十行食大進仍以桂苓甘露散六一散柴胡飲子等調之半月獲安

又一婦人臨產召村嫗數人侍焉先產一臂出嫗不測輕重拽之臂爲之斷子死于腹其母面青身冷汗漿漿不絕時微喘嗚呼病家甘于死忽有人曰張戴人有奇見試問之戴人曰命在須臾鍼藥無及急取秤鈎續以壯繩以膏塗其鈎令其母分兩足向外側坐左右各一人脚上立足次以鈎其死胎命一壯力

婦倒身拽出死胎下敗血五七升其母昏困不省待少頃以冰水灌之漸甦二日大醒食進次日四物湯調血數日方愈戴人常曰產後無他事因侍嫗非其人轉爲害耳

懷恐脇痛一百七

洛陽孫伯英因誣獄妻子被繫逃于故人是夜覺胃脇痛託故人求藥故人曰有名醫張戴人適在焉當與公同往時戴人宿酒未醒強呼之故人曰吾有一親人病欲求診戴人隔牕望見伯英曰此公伏大驚恐故人曰何以知之戴人曰面青脫色膽受怖也後

佛門事類 卷之八
會赦乃出方告戴人

背疽一百八

一富家女子十餘歲好食紫櫻每食卽二三斤歲歲如此至十餘年一日潮熱如勞戴人診其兩手脉皆洪大而有力謂之曰他日必作惡瘡腫毒熱上攻目陽盛陰脫之證其家大怒不肯服解毒之藥不一二年患一背疽如盤痛不可忍其女忽思戴人曾有是言再三悔過請戴人戴人以銚鍼繞疽暈刺數百鍼去血一斗如此三次漸漸痛減腫消微出膿而斂將作痂時使服十補內托散乃痊終身忌口然月亦昏

終身無子

肺癰一百九

舞水一富家有二子長者年十三歲幼者十一歲皆好頓食紫櫻一二斤每歲須食半月後一二年幼者發肺癰長者發肺痿相繼而死戴人常歎曰人之死者命耶天耶古人有詩爽口味多終作疾真格言也夫生白果所以養人非欲害人然富貴之家失教縱欲遂至於是

咽中刺塞一百十

戴人過隱陽強家一小兒約五六歲同隊小兒以蜀

黍楷相擊逆芒倒刺於咽中數日不下粥藥腫大發其家告戴人戴人命取水依道經中呪水法以左手屈中指及無名指作三山印坐水盞于其上右手搯印文是金鎗印脚踏丁字立望太陽或燈火取氣一口吹在淨水盞中呪曰吾取老君東流順老君奉勅攝去毒水吾托大帝尊所到稱吾者各各現帝身急急如律令攝念七遍吹在盞中虛攪卓三次爲定其兒蘸水下咽曰我可也三五日腫散乃知法亦有不
可侮者

誤吞物咽中一百十一

一小兒誤吞一錢在咽中不下諸醫皆不能取亦不能下乃命戴人戴人熟思之忽得一策以淨白表紙令卷實如箸以刀縱橫亂割其端作鬚髻之狀又別取一箸縛鍼鈎於其端令不可脫先下咽中輕提輕抑一探之覺鈎入於錢竅然後以紙卷納之咽中與鈎尖相抵覺鈎尖入紙卷之端不礙肌肉提之而出
腸癖下血一百十二

棠谿藥彥剛病下血醫者以藥下之默然而死其子企見戴人而問之曰吾父之死竟無人知是何證戴人曰病剉其心也心主行血故被剉則血不禁若血

溫身熱者死火數七死必七日治不當下若下之不
滿數企曰四日死何謂痛剉心戴人曰智不足而強
謀力不足而強與心安得不剉也藥初與邪爭屋不
勝遂得此病企由是大服拜而學醫

水腫羣丸一百十三

霍秀才之子年十二歲羣丸一旁腫臃戴人見之曰
此因驚恐得之驚之爲病上行則爲嘔血下則腎傷
而爲水腫以琥珀通經散一瀉而消散

伏驚一百十四

上渠十家一男子年二十八歲病身弱四肢無力面

色蒼黃左脇下身側上下如臂狀每發則痛無時食
不減大便如常小便微黃已二三載矣諸醫計窮求
戴人治之視其部分乃足厥陰肝經兼足少陽膽經
也張曰甲膽乙肝故青其黃者脾也診膽脈小此因
驚也驚則瞻受邪腹中當有驚涎綠水病人曰昔曾
屯軍被火自是而疾戴人夜以舟車百五十丸瀆川
散四五錢加生薑自然汁平旦果下綠水四五行或
問大加生薑何也荅曰辛能伐木也下後覺微痛令
再下之比前藥減三之一又下綠水三四行痛止思
食及有力戴人謂十日汝妻亦當病十日太醫未見

吾妻何以知之曰爾感此驚幾年矣卜省曰當被火時我正在草堂中熟寐人驚喚我睡中驚不能言火已塞門我父拽出我火中今五年矣張曰汝膽伏火驚甲乙乘脾土是少陽相火乘脾脾中有熱故能食而殺穀熱雖能化穀其精氣不完汝必無子蓋敗經反損婦人汝妻必手足熱四肢無力經血不時上曰吾妻實如此亦已五年矣他日門人因觀內經言先瀉所不勝次瀉所勝之論其法何如以問張張曰且如膽木乘胃土此土不勝木也不勝之氣尋救于子已土能生庚金庚爲大腸味辛者爲金故大加生薑

使伐木然先不開脾土無由行也遂用丹車丸先通其閉塞之路是先瀉其所不勝後用薑汁調瀘川散大下之次瀉其所勝也大抵陽干尅陽干腑尅腑臟尅臟

外傷形

孕作病治一百十五

一婦人年四十餘得孕自以爲年衰多病故疾復作以告醫氏醫者不察加燔鍼於臍兩旁又以毒藥致磨轉轉腹痛食減形羸已在牀枕來問戴人戴人診其脉曰六脉皆平惟右尺洪大有力此孕脉也兼擇

食爲孕無疑左右皆笑之不數月生一女子兩目下各有燔鍼痕幾喪其明凡治病婦當先問娠不可倉卒矣

杖瘡一百十六

戴人出遊道經故息城見一男子被杖瘡痛熯發毒氣入裏驚涎堵塞牙禁不開粥藥不下前後月餘百治無功甘分於死戴人先以三聖散吐青蒼驚涎約半大正次以利膈丸百餘粒下臭惡燥糞又一大正復煎通聖散數錢熱服之更以酸辣葱醋湯發其汗斯須汗吐交出其人活矣此法可以救寃

落馬發狂一百十七

一男子落馬發狂起則目瞪狂言不識親疎棄衣而走罵言涌出氣力加倍三五人不能執縛燒符作醮問鬼跳誣殊不知顧丹砂牛黃犀珠腦麝資財散去室中瀟然不遠二百里而求戴人一往戴人以車輪埋之地中約高二丈許上安之中等車輪其輞上鑿一穴如作盆之狀縛狂病人於其上使之伏臥以軟衲襯之大令一人於下坐機一枚以捧攪之轉千百遭病人吐出青黃涎沫一二斗許繞車輪數匝其病人曰我不能任可解我下從其言而解之索涼水與

之冰水飲數升狂方罷矣

太陽脛腫一百十八

麻先生兄村行爲大所嚙鼻至家脛腫如罐堅若鐵石毒氣入裏嘔不下食頭痛而重往問戴人女僮曰痛隨利減以檳榔丸下之見兩行不瘥適戴人自舞陽回謂麻曰脛腫如此足之二陰三陽可行乎麻曰俱不可行如是何不大下之乃命夜臨臥服舟車丸百五十粒通經散三四錢比至夜半去十四行腫立消作胡桃紋反細於不傷之脛戴人曰慎勿貼膏紙當今毒氣出流膿血水常行又一日戴人恐毒氣未

盡又服舟車丸百餘粒濬川散三四錢見六行病人曰十四行易當六行反難何也戴人曰病盛則勝藥病衰則不勝其藥也六日其膿水盡戴人曰膿水行時不畏風盡後畏風也乃以愈風餅子日三服之又二日方與生肌散一傳之而成痂嗚呼用藥有多寡使差別相懸向使不見戴人則利減之言非也以此知知醫已難用醫尤難

足閃胸痛一百十九

谷陽鎮酒監張仲溫謁一廟觀匠者砌露臺高四尺許因登之下臺或胸一足外踝腫起熱痛如火一醫

欲以錐鍼刺腫出血戴人急止之曰胸已痛矣更加
鍼二痛俱作何以忍也乃與神祐丸八九十丸下二
十餘行禁食熱物夜半腫處發痒痛止行步如常戴
人曰吾之此法十治十愈不誑後人

膝胸跛行一百二十

葛塚馮家一小兒七八歲膝被胸跛行行則痛數日
矣聞戴人不醫令人問之戴人曰小病耳教來是夜
以舟車丸通經散温酒調而下之夜半涌泄齊行上
吐一椀下泄半缶既上牀其小兒為母曰膝臏痒不
可往來日使服烏金丸壯其筋骨一月疾愈而走矣

杖瘡入水一百二十一

小渠袁三因強忽入家傷其兩脰外臚作瘡數年不
已膿血常涓涓然但飲冷則瘡間冷水浸淫而出延
為濕瘡來求治于戴人曰爾中焦當有綠水二三升
涎數掬袁曰何也戴人曰當被盜時感驚氣入腹驚
則膽傷足少陽經也兼兩外臚皆少陽之部此膽之
甲木受邪甲木色青當有綠水少陽在中焦如漚既
伏驚涎在中焦飲冷水咽為驚涎所阻水隨經而旁
入瘡中故飲水則瘡中水出乃上涌寒痰汗如流水
次下綠水果二三升一夕而痂乾真可怪也

儒門事親卷之八

戴人張子和著

新安吳勉學校

內積形

傷冷酒一百二十二

戴人出遊道經陽夏問一舊友其人病已危矣戴人往視之其人曰我別無病三年前當隆暑時出村野有以煮酒饋予者適村落無湯器冷飲數升便覺左脇下悶漸痛結硬至今不散鍼灸磨藥殊不得効戴人診其兩手脉俱沉實而有力先以獨聖散吐之一

涌二三升色如煮酒香氣不變後服和脾散去濕藥
五七日百脉冲和始知鍼灸無功增苦楚矣

心下沉積一百二十三

顯慶寺僧應公有沉積數年雖不卧牀枕每於四更
後心頭悶硬不能安卧須起行寺中習以爲常人莫
知爲何病以藥請于戴人戴人令涌出膠涎一二升
如黑礬水繼出黃綠水又下膿血數升自爾胸中如
失巨山飲餌無筭安眠至曉

茶癖一百二十四

一緇侶好茶成癖積在左脇戴人曰此與肥氣頗同

然瘡癰不作便非肥氣雖病十年不勞一日况兩手
脉沉細有積故然吾治無鍼灸之苦但小惱一餉可
享壽盡期先以茶調散吐出宿茶水數升再以水如
意掬之又涌數升皆作茶色次以三花神祐丸九十
餘粒是夜瀉二十餘行膿水相兼燥糞瘀血雜然而
下明日以除濕之劑服十餘日諸苦悉蠲神清色瑩
腹脹水氣一百二十五

蹙陶張承應年幾五十腹如孕婦面黃食減欲作水
氣或令服黃芪建中湯及溫補之劑小溲涸閉從戴
人療焉戴人曰建中湯攻表之藥也古方用之攻裏

已誤也今更以此取積兩重誤也先以涌劑吐之置
火於其旁大汗之次與猪腎散四錢以舟車丸引之
下六缶殊不困續下兩次約三十餘行腹平軟健啖
如昔常仲明日向聞人言瀉五六缶人豈能任及聞
張承應渠云誠然乃知養生與攻病本自不同今人
以補劑療病宜乎不効

炫氣一百二十六

王亭村一童子入門狀如鞠躬而行戴人曰炫氣也
令解衣揣之二道如臂其家求療于戴人先刺其左
如刺重紙剥然有聲而斷令按磨之立軟其右亦然

觀者感嗟異之或問曰右關穴也

胸膈不利一百二十七

沈丘王宰妻病胸膈不利口流涎沫自言咽下胃中
常雷聲心間作微痛又復發昏胸乳之間灸癥如碁
化痰利膈等藥服之三載病亦依然其家知戴人痰
藥不損來求之一涌而出雪白虫一條長五六寸有
口鼻牙齒走於涎中病者忿而斷之中有白髮一莖
此正與徐文伯所吐宮人髮癥一同虫出立安

冷疾一百二十八

戴人過醮都營中飲會隣席有一卒說出妻事戴人

問其故答曰吾婦爲室女心下有冷積如覆杯按之如水聲以熱手熨之如水聚來已十五年矣恐斷我嗣是故棄之戴人曰公勿黜也如用吾藥病可除孕可得卒從之戴人診其脉沉而遲尺脉洪大而有力非無子之候也可不踰年而孕其良人笑曰試之先以三聖散吐涎一斛心下平軟次服白朮調中湯五苓散後以四物湯和之不再月氣血合度數月而娠二子戴人常曰用吾此法無不子之婦此言不誣矣

積塊一百二十九

菓菌劉子平妻腹中有塊如瓢十八年矣經水斷絕諸法無措戴人令一月之內涌四次下六次所去痰約一二桶其中不化之物有如葵菜者爛魚腸之狀涌時以木如意搦之覺病積如刮漸漸而平及積之旣盡塊痕反窪如臼畧無少損至是而面有童色經水旣行若當年少可以有子

肥氣積一百三十

陽夏張主簿之妻病肥氣初如酒杯大發寒熱十五餘年後因性急悲感病益甚惟心下三指許無病滿腹如石片不能坐卧鍼灸匝矣徒勞力耳乃敬邀戴人而問之旣至斷之曰此肥氣也得之季夏戊巳日

在左脇下如覆杯久不愈令人發瘡瘡瘡者寒熱也
也以瓜蒂散吐之魚腥黃涎約一二缶至夜繼用舟
車丸通經散投之五更黃涎膿水相半五六行凡有
積處皆覺痛後用白朮散當歸散和血流經之藥如
斯涌泄凡三四次而方愈

伏瘕一百三十一

汴梁曹大使女年既笄病血瘕數年太醫曹宜企賢以
破血等藥治之不愈企賢曰除得陳州張戴人方愈
一日戴承語至汴京曹大使乃邀戴人問焉戴人曰
小腸遺熱於大腸爲伏瘕故結硬如塊面黃不月乃

用涌泄之法數年之疾不再旬而効女由是得聘企
賢問誰治之曹大使曰張戴人企賢立使人邀之

停飲一百三十二

一婦從年少時因大哭罷痛飲米水困卧水停心下
漸發痛悶醫氏咸以爲冷積治之以溫熱劑及禁食
冷物一聞茶氣病輒內作如此數年燎鍼燒艾瘡孔
數千十餘年後小便赤黃大便秘悶兩目加昏積水
轉甚流於兩脇世謂水癖或謂支飲硃漆菝葜攻磨
之藥竟施之矣食日衰積日茂上至鳩尾旁至兩脇
及臍下但發之時按之如水聲心腹結硬手不可近

者月發五七次甚則欲死諸藥皆厭二十餘年求戴人發藥診其脉寸口獨沉而遲此胸中有痰先以芫蒂散涌痰五七升不數日再越痰水及蛭又數日上涌數升凡三涌三下汗如水者亦三其積皆去以流濕飲之藥調之月餘大瘥

積氣一百三十三

寄西華縣庠山東顏先生有積二十年目視物不真細字不覩當心如頑石每發痛不可忍食減肉消黑黥滿面腰不能直因過戴人令涌寒痰一大盞如片粉夜以舟車丸通經散下爛魚腸葵菜汁七八行病

十去三四以熱漿粥投之復去痰一盆次日又以舟車丸通經散前後約六日餘行略無少困不五六日面紅黥去食進目明心中空曠遂失頑石所在旬日外來謝

沉積疑胎一百三十四

脩弓社匠其子婦年三十有孕已歲半矣每發痛則召侍媪待之以爲將產也一二日復故凡數次乃問戴人戴人診其脉瀹而小斷之曰塊病也非孕也脉訣所謂瀹脉如刀刮竹形主丈夫傷精女人敗血治之治法有病當瀉之先以舟車丸百餘粒後以調胃

承氣湯加當歸桃仁用河水煎棄熱投之三兩日又以舟車丸桃仁承氣湯瀉青黃膿血雜然而下每更衣以手向下推之揉之則出後三二日又用舟車丸病十去九俟睛明當未食時以鍼瀉三陰交穴不再旬塊已沒矣此與膈腹視五臟者復何異哉

是胎非積一百三十五

鬪王之妻病臍下積塊嘔食面黃肌瘦而不月或謂之乾血氣治之無効戴人見之曰孕也其人不信再三求治于戴人與之平藥以應其意終不肯下毒藥

後月到果胎也人問何以別之戴人曰尺脉洪大也素問陰陽別論所謂陰搏陽別之脉

外積形

癰一百三十六

戴人在西華衆人皆訕以爲吐瀉一日魏壽之與戴人入食肆中見一夫病一癰正當目之上網內皆色如灰李下垂覆目之睛不能視物戴人謂壽之曰吾不待食熟立取此癰魏未之信也戴人曰吾與爾取此癰何如其人曰人皆不敢割戴人曰吾非用刀割別有一術焉其人從之乃引入一小室中令俛卧一

牀以繩束其脰刺乳中大出血先令以手揉其目瘡
上亦刺出雀糞立平出戶壽之大驚戴人曰人之有
技可盡窺乎

膠瘤一百三十七

部城戴人之鄉也一女子未嫁年十八兩手背皆有
瘤一類雞矩一類角丸腕不能鉤向明望之如桃膠
然夫家欲棄之戴人見之曰在手背為膠瘤在面者
為粉瘤此膠瘤也以銚鍼十字刺破按出黃膠膿三
兩匙立平瘡核更不再作婚事復成非素明者不收
用此法矣

瘦一百三十八

新寨婦人年四十餘有瘦三瓣戴人令以鹹吐之三
涌三汗三下瘦已半消次服化瘦之藥遂大消去夫
病在上者皆宜吐亦自有消息之法耳

痔一百三十九

趙君王常病痔鳳眼草刺蝟皮槐根狸首之類皆用
之或以乾薑作末塗猪肉炙食之入便燥結不利且
痛後數日因病黃大涌瀉數次不言痔作麻先生偶
記而書之君王自識戴人之後痔更不發耳
儒門事親卷之八

儒門事親卷之九

戴人張子和著

新安吳勉學校

雜記九門

誤中涌法
嗽

張板村鹿子春一小兒七八歲夏月病嗽羸甚戴人欲涌之子春以爲兒幼弱懼其不勝少難之一日因飲酒家人與之酒傷多乃大吐吐定而嗽止蓋酒味苦苦屬通劑子春乃大悟戴人之言也

疥

貨生藥焦百善云有羌夫來買苦參欲治疥不識藥性緩急但聞人言可治濃煎一椀服之須臾大吐涎一益三二日疥作痂矣

赤目

一小兒名德孫眼發赤其母買銅碌欲洗兒目煎成家人誤與兒飲之須臾大吐吐訖立開

感風寒

焦百善偶感風寒壯熱頭痛其巷人點蜜茶一椀使啜之焦因熱服之訖偶思戴人語曰凡苦味皆能涌百善兼頭痛是病在上試以筋探之畢其痛立解

誤中太涼

經閉

一婦人年二十餘歲病經閉不行寒熱往來欬嗽潮熱庸醫禁切無物可食一日當暑出門忽見賣涼粉者以冰水和飲大爲一食頓覺神清骨健數月經水自下

下血

一男子臟毒下血當六月間熱不可堪自甘於死忽思冰蜜水猛捨性命飲一大盃痛止血住

痢

一男子病膿血惡痢痛不可忍忽見水浸甜瓜心醋

喜之連皮食數枚膿血皆已人言下痢無正形是何
言也人止知痢是虛冷溫之溫之澁之截之此外無
術矣豈知風暑火濕燥寒六者皆爲痢此水蜜甜瓜
所以効也

臨變不惑 涌法

戴人在西華夏公宅其僕鄭驢病法當吐命女僮下
藥藥失不製又用之太多涌之不出反悶亂不醒乃
告戴人戴人令以薪實馬槽既平昇鄭驢卧其上倒
垂其頭須臾大吐吐訖而快戴人曰先宜少進不涌
旋加

西華一老夫病法當吐令門人藥景先下藥景先初
學其人不吐反下走二行乃告戴人戴人令取溫薑
汁飲二椀再下涌藥一錢以雞翎探之乃吐既藥行
方大吐吐訖又安戴人曰凡用吐藥先以薑汁一椀
橫截之藥既咽下待少頃其雞翎勿令離口酸苦鹹
雖能吐人然不撩何由出也

李仲安宅四婦人病同日下涌劑置燠室中火兩盆
其一婦人發昏衆人皆驚戴人笑曰內火見外火故
然昇之門外使飲冰雪水立醒時正雪晴戴人曰熱
見寒則醒衆由是皆服非老手識練必不能鎮衆人

之驚也

涌嗽

楊壽之妻病嗽十餘年法當吐之一日不止以麝香湯止之夜半猶不定再止之明日頗覺惡心更以人參湯止之二日稍寧自下藥凡三來問戴人不顧謂藥景先日病久嗽藥已擒病自然遲解涌後調理數日乃止戴人常言涌後有頓快者有徐快者有反悶者病未盡也有反熱者不可不下也大抵三日後無不快者凡下不止者以冰水解之凡藥熱則行寒則止矣

當禁不禁

病愈後犯禁而死

孟太亨病腫既平當節食及鹽血房室等不慎病再適戴人歸家無救之者乃死

鄆城董德固病勞嗽戴人曰愈後當戒房事其病愈恃其安觸禁而死死後妻生一子正當病瘥之日也董初堅諱至是乃彰

一宦家小兒病痢自鄆頭車載至朱葛寺入門而死戴人曰有病遠行不可車載馬馱病已擾矣又以車馬動搖之是爲重擾其卽死

陽夏韓氏爲大所嚙大痛不可忍偏痒燥自庄頭載

至家二十里一夕而死時人皆不知車之誤也戴人常言傷寒之後忌葷肉房事勞水腫之後禁房及油鹽滋味等三年滑泄之後忌油膩此三者決不可不禁也戴人常曰病久否閉忽得涌泄氣血冲和心腎交媾陽事必舉尤切戒房室元氣新至犯之則病再作恐罪於涌泄

不忌及忌

不忌口得愈

一男子病泄十餘年豈菟阿膠訶子龍骨烏梅枯礬皆用之矣中脘臍下三里歲歲灸之皮肉皴槁神昏足腫泄如泔水日夜無度戴人診其兩手脉沉且微

曰生也病人忽曰羊肝生可食乎戴人應聲曰羊肝止泄尤宜服病人悅而食一小盞許可以漿粥送之病人飲粥數口幾半升續又食羊肝生一盞許次日泄幾七分如此月餘而安此皆忌口太過之罪也戴人常曰胃爲水穀之海不可虛怯虛怯則百邪皆入矣或思葷茹雖與病相反亦令少食圖引漿粥此權變之道也若專以淡粥責之則病人不悅而食減久則病增損命世俗誤人矣

不可忌口

戴人常曰臟毒酒毒下血嘔血婦人三十已下血閉

六月七月間膿血惡痢疼痛不止婦人初得孕擇食者已上皆不忌口

高技常孤

戴人常曰人言我不接衆工戴人曰余豈不欲接人但道不同不相爲謀醫之善惟素問一經爲祖有平生不識其面者有看其文不知其義者此等雖日相親欲何說止不過求一二藥方而已矣大凡藥方前人所以立法病有百變豈可執方設於富貴之家病者數工同治戴人必不能從衆工衆工亦不能從戴人以此常孤惟書生高士推者復來日不離門戴人

又曰我之術止可以教書生不能受醫者忽授老書生日我是書生豈不知書生書生固多許可以易慢戴人問之曰彼未嘗見予治病故有是言若親見予治病數十人自反思矣凡謗我者皆望風取信於群醫之口也孔子曰浸潤之潛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群言難正

謗吐

或言人有病不可吐人身骨節皆有涎若吐出骨節間涎令人偏枯戴人問之曰我之藥止是吐腸胃間久積或膜盲間宿沫皆是胃膈中溢出者天下與一

理也但病有上下故用藥有逆順耳

謗三法

或言戴人汗下吐三法欲該天下之醫者非也夫古人醫法未備故立此三法後世醫法皆備自有成說豈可廢後世之法而從遠古譬猶上古結繩今日可廢書契而從結繩乎戴人問之曰易之法雖多不離八卦五行刑章雖多不過筭枝徒流岐伯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然則岐伯亦誑人乎大抵舉綱則簡討目則繁

謗峻藥

或言戴人用醫皆峻藥乃本草中下品藥也豈可服哉戴人曰甚矣人之不讀書本草言上藥爲君中品爲臣下品爲佐使者所以辯其性剛柔也內經言所謂君臣佐使者非本早中三品之謂也主治之爲君次君之謂臣應臣之爲佐使假如大黃能治此病則大黃爲君甘遂能治此病則甘遂爲君矣若專以人參黃耆治人之邪氣此庸工所以常誤人命也李嗣榮言京中開人云戴人醫殺二婦遂辭太醫之職而去又有人云昔曾醫叔穎守私道而去麻知幾初問亦疑之乃載見戴人于穎陽觀其用藥百發百中論

議該贍應變無窮其所治之疾則不三二十年卽十年或五六年應手輒愈群醫之領袖無以養生及其歸也謫言滿市皆曰戴人醫殺倉使取四而去時倉使以病卒與余未嘗通姓名取曰病嗽咯血曾問戴人戴人曰公病消困不可峻攻宜以調養戴人已去後而卒矣麻先生乃肖李嗣榮所言皆誣也凡余所治之病皆衆壞之證將危且死而治之死則當然於戴人又戴人所論按經切理衆誤皆露以是嫉之又戴人治病多用峻激之藥將愈未愈之間適戴人去群醫毀之曰病爲戴人攻損急補之遂用相反之藥

如病愈則我藥可久服攻疾 藥可暫用我方攻疾
豈欲常服哉疾去則止藥若果欲養氣五穀五肉五菜非上藥耶亦安在枯草死木之根核哉

病人負德愈後吝財

南鄉刀鐻工衛氏病風半身無汗已再中矣戴人以三法療之尋愈恐其求報乃給曰余夜夢一長髯人鍼余左耳故愈巫者武媪年四十病勞三年羸瘦不足觀諸醫枝絕適五六月間求治願奉白金五兩戴人治之五六日而安止答曰白金三兩乃曰一道士投我一符焚而吞之乃痊如此等人不可勝計若病

再作何以求治至有恥前言而不敢復求治療而殺其身者此所以世之庸工當正病時以犀珠龍麝沉木乳乘其急而巧取之然君子博愛賢愚亦不當効若輩也

同類始乎

此口誣戴人

有扶救之功如死我必有攻擊之罪明者不可不察也麻先生常見他醫戴人能治奇病不能治常病能治雜病不能治傷他日見戴人問以傷寒事超

然獨出仲景言外之

謂余曰公慎勿殫仲景紙上

語惑殺世人余他日

讀仲景方省其旨戴人云人

常見傷寒疫氣動時輒避曰去傷寒多變須朝夕再視若十人病已不能給况闔里之中皆親故人乎其死生常在六七日之間稍不往視別變矣以此他醫咸謂之以爲不能治傷寒蓋去常窺其涯矣浪爲之

嘗云

